

(一) 大湍部落依著祖靈的指引，找到回家的路—潘秋榮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菘露·打赫斯·改擺刨

職稱：族語老師

訪談者簡介：蓬萊國小的族語老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潘秋榮

族名：(中文譯名)

(羅馬譯名)

族別：賽夏族

性別：男

年齡：55

居住部落：大湍部落

受訪者簡介：

潘秋榮為中央民族大學博士，曾任中央廣播電台編撰、導播、賽夏族民俗文物館館長等職，目前擔任苗栗縣議員，研究興趣為賽夏族文化研究、中國西南民族文化研究等。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年7月20日

訪談地點：大湍部落

訪談者：菘露·打赫斯·改擺刨

受訪者：潘秋榮

紀錄者：菘露·打赫斯·改擺刨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現任縣議員，前賽夏族文物館館長，知悉賽夏族祭典儀式。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潘秋榮先生就自己的生活環境作介紹，還有出生背景及教育。爾後談論到潘秋榮先生「回家鄉」的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回來之後，這麼多的文化復振過程中，潘秋榮先生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增加了多少?最後，是針對賽夏族祭典儀式過程的說明與敘述。

【訪談內容】

訪談者：潘先生請問您的出生背景以及教育。

受訪者：我是 1956 年出生在南庄鄉蓬萊大湳部落的人，我知道大湳、大坪部落的分布在賽夏族來講，主要是姓潘 Sawan 家族在居住。在部落裡面我父親過去職業是警察，所以一直跟著爸爸在派出所，像蓬萊派出所也待過東河派出所、石壁已及鹿家派出所也都待過。所以到了十歲左右都在蓬萊生長，十歲以後就跟著父親，父親原來當警察，後來辭掉警察的工作到船上工作，十歲以後就跟著爸爸到高雄去了。那個時候大概小學四、五年級，我在鳳山小學畢業，在鳳山也念了三年的國小。十五歲以後，就到工廠新竹的工廠做了一年的工作。事後因為要升學的關係就進了軍中的士官班，高中在那邊唸，後來又在那裡服役，所以總共是八年時間，於是到了 25 歲才退伍，退伍後在台北工作一直到了 27 歲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學歷不太夠，於是我就考了當時的考試進了現在叫世新新大學，以前叫做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這個科來唸，四年後畢業。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已經在中央廣播電台工作，工作將近十五年的時間。後來到了 1995 年民國 84 年，那時候原住民運動剛剛興起，在街頭上常常看到原住民在街頭上為了自己的權益在那裡爭取、吶喊、衝撞，後來因為我是在體制內的團體工作，老實說，那時候不是很方便在街頭上，何況是在戒嚴以及解嚴的前後，心裡都有一些恐懼感。但是心裡面是覺得說原住民有那麼多的議題嗎？於是那時有機會考上政大的民族所，去通盤瞭解原住民的問題，也開始回頭來看自己的賽夏族的文化。到了碩士班畢業之後有感於說國內民族學的教育，在當時比較偏向於研究，事實上我的姓去非常廣泛，於是我又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班就讀。做西南民族的研究，我的研究課題是基諾族和賽夏族的文化變遷，我們怎麼樣去做適應，因為我們都是小的民族，是不是能找一條路生存下去。大概就是這樣，從小學、國中、高中到了大專、研究所、博士班一路走來就是這樣子，花了很長時間總算達到目標。

訪談者：過去您都一直在外面生活，怎麼會想到回鄉？

受訪者：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出生背景，我十歲以後就離開部落，有一段時間也對原住民議題非常非常得好奇，當時進了政大民族所之後就常常回來做田野調查，雖然在過去家族當中有事也會回來，像生命禮俗生老病死，家族中有什麼事都會回來，畢竟是較偏向一個部落，而且是家裡面的事。我們一般都不會談到文化類的東西，雖然我們參與了很多，後來我會發現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畢竟不是很有組織及很有意識得去了解。到了民族所之後，我發覺我對賽夏族的事務、文化了解非常非常得少，自己對語言部分也非常的陌生，當時回到賽夏族部落，也等於一個外族人回到自己部落是一樣的。所以我就有感於這樣一個缺憾，就在我的論文，原來並沒有想到要寫賽夏族，原來我對藏族有興趣，後來聽了老師的建議，還有我自己的興趣轉移，於是就轉而回來做自己賽夏族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個決定我認為是對的，可以對本

民族的文化做更深入的了解，於是乎就在大概 1990 年代開始，我就常常回來甚至參與，甚至我的碩士論文也寫到祈天祭儀式的部分，我感覺這樣子能夠對自己有一個交代，也順便更深入的從學術上來了解，同時從田野出發，更補強我對於學術工底理論，大家過去對於理論的一個探究。我現在可以用田野調查的方式相互作印證，所以賽夏族研究是我終生的職志，到目前為止還常常做一些，一方面是研究案一方面是委託案，常常還是作賽夏族的研究，因為持續不斷的收集各方面的資料，準備將來假如有一天退休之下來，好好的做這方面的論述，希望對於我們後代的賽夏族，及當代的賽夏族文化能夠有所了解，所以這樣得一個出發點現在講起來是可以的。

訪談者：潘先生您在回到部落前，對賽夏族文化了解有多少？

受訪者：是，我回到部落大概四十歲左右，在之前就是斷斷續續在報章媒體也好，或是一些學術期刊也好，多多少少有一點了解，但那是屬於文字上書面上的了解，而且多半不是賽夏族人自己寫的論文或者是一些報導，尤其是新聞報導一般都是漢人新聞記者寫的，他們對賽夏族的了解，本來就現在我知道就是非常粗淺的報導，所以當時我們用這來了解賽夏文化，當然也就更不如這些記者了，當時在市面上對賽夏族的研究的成果很少。以前因為工作的關係又很少回來，我大概那時回來時，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說我的先祖父過世因為我是長孫，我的祖父病危常常會回來，後來我的祖父往生，我們親戚就用賽夏族的傳統的民俗，對我跟我祖父之間的關係做為連結，就是我們剪一些祖父的頭髮，還有他大拇指的指甲剪下來，然後剪下來的大拇指指甲部分，象徵的刺到我的大拇指的指甲蓋裡面，我當時並不了解為什麼會這樣，但他就是這樣對於長孫的一個在喪禮上應該有的儀式，我居然很好奇為什麼是這樣子，後來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是說賽夏族有這樣一個傳統，長孫就繼承一些他的能力也好，他的一些祈望也好，甚至我們了解賽夏族的名字就事命名的制度，我們長孫跟祖父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繼承了祖父的名字，說不定也繼承了他的品德他的道德以及他的能力。對我來講是一個終生難忘的儀式，這是對賽夏族一個粗淺的了解。還有就是更年輕的時候，那時候我父親還在，我父親在當警察辭職之後就到高雄港當船員，有一段時間家裡面經濟環境是不錯，我繼德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全家回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我們賽夏族回娘家的一個儀式當中的種，大概有一些成就了之後呢就回來了。非常有意思，但是我開始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很多大人對於這個非常盛重的做這些儀式，現在回想起來賽夏族的文化他其實也滿博大精深且非常深入，但是就這樣子我還是不太了解，後來很多的我的台北朋友同事他們知道我是賽夏族人，就對我說，你們賽夏族有矮靈祭當時也叫做矮人祭，那麼有名那你有沒有參加過？說實在的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參加過，也許我的父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帶我參加過，

我已經沒有記憶了，所以我參加巴斯達隘已經很晚，但是一旦參加，我到在也沒有中斷過，每次都會參加定期的參與裡面籌備已及祭典的事務。所以回來之前我幾乎對於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是後來我為什麼那麼努力繼續來專研及研究我們賽夏族文化，道理也在這裡，就是用很快的時間來趕過去的不足，到目前也還有一點小小的基礎，但那還是不夠，希望有更深入的了解。

訪談者：潘先生請問祈天祭是不是分大小祭，主祭人選及儀式有什麼不同？

受訪者：我們知道祈天祭，一般只知道這三個字並不了解其中的內涵，我們最粗淺的分別就是說，祈天祭確實有分大祭跟小祭，其實大小這也是一個概念，因為祈天祭每年都有，他跟巴斯達隘的時間是有一點錯開，大祭是跟巴斯達隘的隔年，小祭是跟巴斯達隘同年，大祭是三天才叫大祭，那麼小祭是一天，大小祭的主祭是不一樣，大祭是由大湳部落來擔任，小祭則是由大平部落來擔任，有不同傳承的系統，所以每年都有祈天祭。

訪談者：您是祈天祭主祭家族一份子，可不可以為我們講述祈天祭的儀式。

受訪者：我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寫祈天祭，剛才講到大祭三天、小祭一天，小祭的一天就等同於大祭的第三天，一併來說，那麼大祭的三天第一天也等於是' ayalahoru.就是跟矮靈祭一樣，就在河邊來商討，商討的時候跟所有的長老，各姓氏的長老要聚集在河邊來商討這一次的祭典要怎麼進行，上一次的缺失要怎麼改進。我們第一天' ayalaho 的地點跟矮靈祭的河邊不一樣，南庄的中港溪從南庄鄉公所就分成兩個支流，一個是大南河或是南河，一個是大東河，矮靈祭是東河，那麼祈天祭就在南河。早上是通常各姓氏長老到了，就可以開開會大家抒發意見，到中午就結束了，我想祈天祭跟水有很大的關聯，基本上他是跟農業有關的祭典，所以水的因素很大，所以第一天跟第二天都跟水有關。剛才講' ayalaho 過了我們就解散，到第二天我們會殺豬，在現在蓬萊村下來的下庄這是跟水有關，我們會訂一條豬，當天也是很多人會到那個場地去，那個場地也不是固定，會隨著遷移而異動，目前為止是在那邊。殺豬是由男性來做工作，我們很特殊的是說，這個祭典由潘姓來做主祭，潘姓廣義的來講的話包括錢姓以及根姓，所以就由這幾個家中的男子來做殺豬的工作，同時在裡面有類似的工作，祭典繁重的工作就由家中的成員來擔任。女孩子就在殺豬河的上游一點來做廚房的工作，像是煮飯也好，殺完豬之後豬肉的處理也好，都是由我們潘姓的媳婦來擔任。有一點我們要提到的就是說我們殺豬，一般的台灣人都會珍惜它的豬血都會保留下來，賽夏族人殺豬之後就在河邊就把血放掉我們並沒有保留血，一方面是說並沒有這樣的習慣，再一個象徵意義是說，把這個不好的汙穢的東西順流而下把它沖走，有一點點就是除穢的觀念。到了中午豬肉也處理好了，飯也煮好了，每個姓氏就拿著肉串另外就是竹杯酒來向東方祭拜，祝禱這個祭典能夠順利也跟(因為祭拜的神是雷女)祂做溝通，希望

能夠在祭典當中，保佑我們這一次能夠風調雨順五穀豐收這類的話。到了第三天我認為人類學蠻值得去探究的，我每一次參加每一次都有很好的感受，因為過去來講的話祈天祭，第三天我是在主祭的家裡面，現在來講的話小祭是在家裡面，那是因為在 199 幾年的時候原來大祭的家他已經搬家了，就把他的老宅興建透過政府雙方面的合作，將原來的老宅興建成祈天祭專用的祭場，這個祭場變成說每兩年一次就到那個祭場當中，我們參加祭典的成員不分男女老幼都會到那邊去祭典。第三天整個是在祭場祭屋裡面來進行，首先我們應該是在舉行祭典之前，已經把生的小米就是當季的小米運到祭屋裡面，第三天一開始我們是在祭屋裡面來處理這小米，小米的處理因是生的所以要先烘烤在火塘上面烤乾，烤甘之後要撥穗去骨，不過這是要用舂打的方式，然後洗乾淨之後要蒸熟，這一連串要經過好幾個小時，所以我們的族人這個時間都會在祭屋外互相聊天聯絡感情。當天我們要吃兩種的米糰，一種是糯米團一種是小米糰，我們首先吃糯米團大概中午的時候，糯米蒸熟後是由姓潘的男孩子揉成個人能吃的分量，大小不一的米糰放在米籩裡面，由我們男子抬到祭場裡面，那時候參與的族人都已經坐好，我們在吃這些米糰的時候呢，是要緊閉門窗的，要把門跟窗子都關起來，然後大家不能發出聲音不能聊天，要安安靜靜的吃完米糰，吃完就可以出來，但是門窗還是關著等到所有人都吃完才打開。那吃小米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在一來一往之間就有段時間，這中間有一個特色，前兩天我都提到跟水有關，第三天反而不能碰水，這因為我們祈天祭的性質，既有祈求雨水的性質，也有祈求雨水不要太多因為怕鬧水災，這兩種性質一個是向水一個是不向水，在中間就非常嚴謹，所以常常有一些族人他在明瞭這性質的中間，就會向我們要茶水跟酒，但是我們做為主辦人性質按照傳統的規定就沒有供應，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誤會，但是經過我們解釋之後大部分都能夠接受。這個過程大概到三點多的時候就比較緊張起來，就是說我們在處理小米的時候還有一個規定，就是當主祭的因為是大祭，主祭人選當然是固定那是一直傳下來的，但是捧供品獻祭的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人選，這是用竹占，占卜的形式來選出的，成員就是只要是我們姓潘的有資格傳承這個主祭系統的男子都有資格來獲選。每一次的祭典都不一樣的人，當這兩位主祭跟這個選出來的人，在處理小米每一個步驟之前，我們的新生兒都可以去，就賽夏族的傳統去摸背，去摸他的肩膀，祈求這個小孩能順利的健康的成長。大概每一次都摸兩次就是這個過程當中，每一次看到我們舉行這個祭典的時候，都有很多的小朋友由父母親帶著來做這個儀式，感覺到說即使這麼現代，但是賽夏族人對於傳統他的信仰以及堅持都還存在著，這一點讓我真的非常感動，然後大概四點多五點的時候，那時候因為我們祈天祭的祭典大部分都是農曆的三月中旬左右辦理，那個時候天黑的時間比還夏天要早一點，所以大概五點

多一點就會天黑了，所以我們大概四點多就把第二天處理的豬肉留給第三天來使用，我剛忘了講就是在第二天舉行殺豬的儀式，大部分的豬肉就當場由族人就這個米飯來吃完，還有一部分的豬肉就留到第三天使用，處裡的人主要是潘家的媳婦，所以第一天有碰到豬肉的女性，到了第三天我們就不能再碰小米，這個大概有這樣的習俗。到了第三次在蒸小米的時候就已經結束，小米蒸完之後，主祭會準備一個小的竹編大概一公尺左右見方直徑一公尺左右，在上面放七片賽夏語叫做 rikal 的樹葉，葉子是上下兩片交疊著，然後上面要放小米、豬肉以及一、二串的貝珠賽夏語叫 Siloe'，時間到之後所有的族人，主要是男性就到離這個祭場大約 100 公分的方面向東方來獻祭，這時候就將獻祭品放在地上就連最珍貴的貝珠也在那個時候，要拋棄獻給天上的神，之後就趕快回來不許在路上停留，雖然路程很短也不能回頭要趕快到祭屋裡面，到祭屋裡面就分享前一天留下來處裡好的豬肉，吃完豬肉就把門打開，吃豬肉的時候也要緊閉門窗，確定大家吃完就把門打開。習俗上是要趕快離開不能久留，這跟我們很多的傳統儀式不一樣大家是留客人的，但是祈天祭是不能留下來大家要趕快回家。這是在操作祈天祭儀式的過程在第一天是河邊會議，第二天是殺豬，第三天在祭場來獻祭。但是按照文獻來看，在過去聽說在日本時代他們做紀錄的，也有老人家回憶，也等於是一百多年前就是在日據時代之前他們的回憶，說祈天祭舉行的時間很長不像現在大祭是三天，過去聽說為期聽說是一個月，那麼我們很多族人散布在各處，從五峰也好獅潭他們來參與的都是步行的，而且都是山路，中間還要露宿還要再過來祭典就沒有那麼快結束。也聽到說小米在運送過程當中或著在搬運過程當中，它是要蓋著不能見天的、不能見太陽光，所以過去是用山羌的羌皮，用羌皮裝到背簍背到舉行祭典的地方。後來我們詢問有沒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差不多為期一個月，長老們的記憶就是在幾十年當中也沒有聽到，我猜想即使有也是在日據時代日本人比較喜歡主導原住民的文化，是不是當時已經被更改，還是說因為時代的關係及交通不方便，而這樣的習俗就慢慢的改變。因為我大部份不管參加巴斯達隘也好、祈天祭也好這兩個全族性的祭典，現在我們要到祭場到任何一個祭拜的地方都可以開車，以及騎摩托車前往，不像過去完全要用兩條腿步行，所以時間拉得非常長，或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的儀式才有一點點變遷，或著是說過去賽夏族人在舉行祭典的時候，根據文獻上的記載也是不准族外的人來參與以及窺看，那麼你犯規的話還要罰，豬也好牛也好，罰一頭兩頭這樣，還有文獻記載，因為辦理地點是在南庄，南庄有中港溪，前面有說到我們' ayalaho 的下游一點有依個叫烏蛇嘴的地方，聽說我們族人要摘柚子的葉子很多族人圍在河邊，河水的急流旁邊用竹子把河水圍起來之後，用柚子空隙填好這樣一個象徵好像是說阻攔某些什麼事情這樣。這都跟我們一些歷史傳說有

關，祈天祭祈時是有非常豐富的民俗說法及傳說。另外就是說，祈天祭的性質因為我們是祭拜雷女，所以在我們後來慢慢了解到我們非常著名的矮靈祭歌裡面有專門來敘述雷女的一首歌，這首歌在我們舉行巴斯達隘的第一天晚上的午夜的時候，就會停止跳舞的隊形大家立正站好，聽長老訓話之後，要站在那邊唱這首歌，也可見其實雷女的地位，在賽夏族不管傳說祭典當中，或者在人民的心目當中其實是非常強大的，她的地位雖然我們知道好像在巴斯達隘比較為人所知，但是事實上雷女的地位大家只要知道我們賽夏族的習俗的人，都認為是她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舉例來說，在矮靈祭舉行前兩天薦晚餐賽夏語叫 pakSa:o'，很多姓氏都會做唯獨我們 Sawan 沒有做，說法上就是說是事實上雷女的地位是非常高不需要做這樣的儀式，所以這樣薦晚餐的儀式，我們姓潘的一向就沒有參與，我也不太曉得裡面一些比較詳細得情況。像總總來說，一個是祭典限制就是祭拜雷女，雷女故事傳說就是在過去生活非常困苦，天上的雷神看到賽夏族生活的情況非常糟糕，於是乎就命令的女兒雷女叫做 wa:en 來用葫蘆帶著小米種子到人間就嫁給我們賽夏族的人，並且帶著小米種子到賽夏族耕種，這個就是賽夏族從漁獵社會進入了農業社會的一個開端，所以她是一個偉大的農業神，後來祈天祭得性質是跟農業有絕對的關係，因為跟水有關跟灌溉跟雨跟我們收成有關，這樣的來源及後來的儀式總總，都跟農業有非常密切關係的。我剛剛講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是跟水有關，前兩天跟水有關第三天又是跟禁忌有關。另外緊閉門窗就傳說過去我們曾經跟過去朝代的部隊打仗，因為我們佔得比例是地利人和對於不怕的外族戰爭，但是這個外族就利用下毒的方式毒害了我們賽夏族的勇士，結果打了敗仗，於是乎就有這個儀式的產生，我們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後就要把門窗緊閉，以免由風帶來病菌，所以一定要緊閉門窗，可以說雷女既有醫藥這樣一個神奇的性質，所以既是農業恐怕也跟醫藥有關，就是說跟人們的健康有關或著是抵抗病菌有關的。祈天祭在過去有一段時間大概因為主祭還有人選產生困難，還有互相來爭奪的關係比較沒有讓外人知道，一直到這二十年當中因為已經穩定，主祭人選也已確定，我們每二年舉行一次大祭一向都非常順利，但是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不需要太多的外人干擾，所以祈天既的時候都不向賽夏族以外的人發布，也不跟媒體來做宣傳，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唯獨族人知道，這樣也好，我們因為沒有外族人干擾，不必去對別人的感受，用最傳統的方式來進行我們的祭典，那麼跟巴斯達隘因為有成千上萬人來，他有些措施不得不面對這些希望用觀光的角度來的外族人，他有些改變，但祈天祭還是等同於過去實際的方式，維持最傳統的操作模式。

訪談者：祈天既是非常古老的祭典儀式，根據你的看法，祭典的現代意義在哪裡？

受訪者：我剛提過了，祈天祭雖然非常古老，他是真的非常古老的一個祭典，而

且我們仔細看好多他進行的模式，在賽夏族其他的祭典是看不到的，就像說我們要吃東西那種緊閉門窗的儀式，就好像在別的祭典就是看不到，唯獨祈天既有這樣的儀式，可見得他是非常古老，古老又不為人知的，只有我們賽夏族知道。所以一方面我們用最古典的方式來操作祭典，但是到現在我們可以像現在有氣象預報，過去我們對於天氣的知識非常貧乏，所以一方面要靠天吃飯，所以雷女她農業地位是的非常高的。但是現在無論是漢人或是西洋人也好、賽夏族人也好，透過現在科技的衛星來了解氣象就準確多了，所以我們會發覺到是不是這樣祭典性質會降低地位降低，在我看來他已經轉化，已經轉化成我們的信仰中心，像雷女很多標誌就是我們熟知的萬字型，常常會出現在我們的衣服服飾織布布紋裡面，或是現在文化創意的工藝品裡面，已經用最古老的方式用現代的手法來包裝。同樣的，這樣的祭典來操作，在我看來除了過去的農業的性質價值之外、醫藥的性質價值之外，其實它已轉化成我們賽夏族人自我認同最重要的祭典之一，包括巴斯達隘也好。就是當我們在操作這個祭典的時候，因為它的文化包羅萬象，當我們參加祭典的時候，我們的晚輩們、我們的子弟們參加就會了解到好多好多我們賽夏族最細節的部分，也就是文化最精緻的部分。所以他要了解賽夏族的文化來參加巴斯達隘也好、來參加祈天祭也好，說不定會對他有更多的收穫。就如我剛開始講的，如果說我們能在一開始就參加祭典，在田野的現場我們就來參加這些祭典的話，其實書本上的知識也好、論文上的知識也好，是遠遠比不過的這樣一個情況的。另外一個現代的儀式來說，當我們很多旅外的小朋友跟了父母親到了都會區，有時後兩代了、有的三代了，他的出生以及長大根本不在部落裡面，大概只知道傳說當中賽夏族有這樣的祭典。這個時候父母親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因為我們現在也民族節日的放假，祈天祭或矮靈祭就是巴斯達隘都有放假的權利，這個時候家長可以帶回小朋友回到部落裡面來參加，究竟什麼是傳統的祭典，究竟什麼是祈天祭。過去也有一些很好玩的情況，就是說當我們台灣有很多我們認為是旱災，在我看來是還好，因為我們台灣是寶島很少超過一個月會下雨的，即使有次數也是非常少，就當有這個情況的時候大家就會說，你們潘家不是管天氣的嗎？管下雨不下雨的嗎？是不是這個時後來求雨一下，現在其實科技這麼發達，有時候有些超自然的現象我們不能解釋的事情，還是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們過去的經驗中了解到，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真的有時後求雨還真的下雨，也可見得說好像這樣子也蠻靈驗，所以這樣子的古老的、古典的東西，跟現在的東西結合它有一個新的意義，所以我覺得祈天祭無論如何在未來的時光當中它還會存在的，因為它的性質既使改變，但是它的精神面還是存在，就是有關於賽夏族文化的傳承，透過我們的祭典來讓我們的子弟也好賽夏族以外的朋友也好要了解賽夏族，要了解賽夏文化的最佳窗口。

